

為害千年的古代文人愛情觀

看電視片集〈唐宋八大家〉，提到一個有趣的典故，孟浩然送給女朋友的兩句詩，本來是表達思念之情。但是他的好友李白看了，卻哈哈大笑，他說：「這哪是表達思念，簡直是趕客！」

我一時間記不下那兩句詩，四處問人。結果碰到一個十九歲的青年人，是他為我寄來這詩的出處：「只為陽台夢裏狂，降來教作神仙客」。這是出自孟浩然〈贈韓襄客〉的句子。韓襄客者，是孟浩然的夢中情人，她期待的是「連理枝前同設誓，丁香樹下共論心」。男方卻只想做個神仙客，在夢中發狂。如果那不是趕客，起碼也是不解風情，怪不得李白要笑他了。

片集中的這段小插曲，也許並不屬實。事實上韓襄客是一名歌妓，身份低微，被孟家拒絕入門。但是孟浩然公然違反父命，自己在外面成婚生子，只是這段姻緣到最後都沒有被家族接受。

為什麼我對這個故事那麼有興趣？因為我正在整理一些婚姻治療的案例，發現大多數有問題的夫婦，在相處的模式中，都是無法打通溝通的頻道。像兩個電台，難以校正，發出來的往往都是噪音，而不是和諧之聲。所謂婚姻治療，就是嘗試為兩個無法自己表達的男女學習表達。尤其是很多男士都自認很難表達真意，那麼，古代的文人雅士，究竟是怎樣自我表達情意的？孟浩然是出名的風流才子，李白口中的「吾愛孟夫子，風流天下聞！」怎麼也會錯意？也許所謂風流男士的愛情觀，都是撲朔迷離；霧中花，水中月，缺乏柴米油鹽的材料。影片中所描述的他，反思過來追過去時，佳人已去，只留下教坊仍唱着他的詩歌。好在實際上的他，還算有擔當，不顧家族反對，仍然與心上人結成連理，對抗到底。

比起孟浩然，李白就更加不像話。他一共有四位妻子，但是他最愛的是「一生好入名山遊」，大部分時間都不在家。他的至愛是第一任妻子許氏，李白在長安期間，許夫人不幸病逝。李白悲傷之餘，寫了一首〈贈內〉：「三百六十日，日日醉如泥。雖為李白婦，何異太常妻。」他總算有自知之明。

蘇東坡的女人也很多，「十年生死兩茫茫」是他懷念亡妻的名句。有趣的是妻子已經死了十年，夢中也沒有出現幾回。「不思量，自難忘」，也沒有特別想念，只是驟然想起，才有「千里孤墳，無處話淒涼」的不朽文字。「料得年年腸斷處，明月夜，短松岡」，結論是明年記得來掃墓吧！

蘇學士還有一名年輕的紅顏知己叫朝雲，活潑可愛。宴會中有人開玩笑猜東坡肚皮下裝着什麼東西，只有朝雲說，他肚皮下裝着「一肚子的不合時宜」。蘇學士視她為知己，她死後，他寫道：「不合時宜，惟有朝雲能識我；獨彈古調，每逢暮雨倍思卿」。對老妻的思念是「無語淚千行」，對嬌妾卻是打情罵俏。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。

杜甫是真正愛妻的男人，結婚三十多年，從來沒有第二個女人。夫妻一起在路途奔波，不離不棄。杜甫一生貧苦潦倒，卻無論去那裏都帶上妻子。他在長安坐牢時，仍為她寫下十分溫柔的詩句：「香霧雲鬟濕，清輝玉臂寒」，雲鬟和

玉臂，都是對高貴女士的形容。一個窮到餓死的詩人，對妻子竟有如此華麗的心意。要求佳偶，還是找個寫實的文人為妙。

這些古代風流人物的愛情觀，究竟教會我們什麼？

我的領會是：不論古今，文人雅士所追求的都是神仙伴侶。他們心目中的女人都聚居在巫山，除卻巫山不是雲。有人說李白其實並沒有真的見過楊貴妃，只是在醉酒中任意揮筆，否則怎會寫出「雲想衣裳花想容」這種缺乏人間煙火的虛幻句子？真實生活的李白也真的不是理想男神。兩次入贅，日子並不好過，「天天醉如泥」。怪不得其中一位妻子就是看他不順眼，把他罵得狗血淋頭，讓詩仙也氣得頓腳而去。「仰天大笑出門去，我輩豈是蓬蒿人！」也許他並非真的那麼喜歡漫遊，只是有家歸不得。只有在詩詞的世界才找到海闊天高，任意奔騰。

這些名士有一共通之處，就是他們大都是風流倜儻的情種，身邊的女人都出現在自己的文字中，留存千古。他們的觀點，潛移默化地創造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女性形象，留傳在我們的文化中。告訴我們，值得男人喜歡的都是一些柔順可人善解人意的女人，她們完全沒有自己的需要，只為了配合男人的需要而來。

連一貧如洗的杜甫，也把黃面婆看成天宮仙女、任勞任怨，又永遠保持女神形態。也許只有這樣，他才有能力對抗生活的平淡和磨損。也許這就是詩的威力，它能夠美化現實！

問題是，為女士寫詩的人不多，男士筆下的女性，大都是倚在門邊等候男人回來的萬種風情；「今夜鄜州月，閨中只獨看。」

這全是男人單方面的一廂情願。因此，當他們身邊出現那活生生的女人，那會愛、會恨、會生氣、會面目猙獰、會無理取鬧的枕邊人，他們大都手足無措，嚇得捨命而逃。製造了一代代的癡男怨女。